

序跋精粹

通天·玲珑·气息如兰

我读《小王子》

毕飞宇

再好的作家也会受到恶毒的攻击。比方说，莎士比亚，他是全人类公认的顶级作家，但是，伏尔泰不买账，在他的眼里，莎士比亚就是“一堆硕大的粪便”；再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托尔斯泰并驾齐驱，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刻薄的那个人恰恰就是托尔斯泰，老托在私底下告诉一位女诗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混乱”，“根本就不知道小说是什么”；还有加缪，高高在上的萨特没给加缪一点情面，觉得加缪的书“只配给中学生看”。

这些都不是问题。接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必然是这样的一句话：再好的作品也一定会受到批评。

然而，例外永远存在。《小王子》似乎是一个例外。这本书奇怪了，你硬要说它有多伟大，那也不见得。它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我想这样说，每一本书都有它的气质，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年龄，每一本书也都有它的性别。如果这个说法得以成立，我想说，《小王子》就是一个通天的、玲珑的、机灵古怪的、气息如兰的、永远都停留在三岁的的小姑娘。她是全世界读者的掌上明珠。她说什么都对，她做什么都对。如果她一不小心摔坏了一只水晶盘子，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刻把她抱起来，然后告诉她：“没事的小宝贝，是爸爸（或者妈妈）错了，小宝贝。——小宝贝吓着了没有啊？好，我们去和小乌龟赛跑去。”

就说通天吧。《小王子》确实是通天的，这样的通天一点也不是晓通历史或老于世故，它是稚气的，本然的。这样的稚气与本然，安徒生做过天才般的描述。在《皇帝的新衣》里，面对谎言与心机，天籟出现了，换句话说，真理出现了：先生，你光着屁股蛋子呢。

相反的例子也有，那就是《神曲》。我不会说《小王子》模仿了《神曲》，但是，从结构上来说，《小王子》和《神曲》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漫游，或者说，人类精神的呈现。《小王子》所面对的，依然是人性的地狱、炼狱和天堂。白居易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那是寻找杨贵妃，当然找不着。事实上，在“碧落”与“黄泉”之间，有些东西是可以找到的，《神曲》与《小王子》所展现的正是这个。

我也可以说一说玲珑。何为玲珑？干净、剔透谓之玲珑。我们不能说《神曲》是玲珑的，相反，它驳杂，它包罗万象，这就没法玲珑了。《小王子》舍弃了太多的东西，它其实是抽象的。历史、时代、日常生活、荷尔蒙、生计，甚至逻辑，全部被圣埃克苏佩里舍弃了。这不是圣埃克苏佩里的特权，这是童话的特权。童话可以脱离逻辑，甚至可以说，童话必须脱离逻辑。能不能脱离？这取决于你的心智上的缺陷。是心智上的缺陷导致了《小王子》的美学特征。对读者来说，这是万幸；对圣埃克苏佩里身边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一个灾难。是不是灾难呢？我说了也不算，还是让圣埃克苏佩里的太太苏萝来说吧。苏萝有一本回忆录，是关于她丈夫的，叫《玫瑰的回忆》，这本书会告诉你一切。

也许我还可以说一说年龄。有些人能迅速地长大，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作天才。有些人永远也长不大，我们同样把这样的人叫作天才。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天才。一把年纪的老男人，他的心，他的语言表达，一直都保留了三岁那年的气息如兰。这样的气息贯穿在《小王子》的内部，他不是天才又是什么？感谢黄荭。她的译本，我很期待。

本文为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小王子》（三语对照版，原著：[法]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英译：[美]凯瑟琳·伍兹，中译：黄荭）序言

我在北京住了六十来年，关于这城市，这里的生活，还要数一九八〇年代最熟悉。之前先是年纪太小，虽然亲眼见过崇文门、西直门、安定门和东直门。印象最深的是崇文门，有一回母亲带着我走过那门洞，我用手触摸城墙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上小学时学校挖防空洞，组织我们去正在拆的东直门搬城砖，城砖又大又重，每人捧着一块，排队走向学校。来搬砖的各校师生很多，简直热火朝天。听说当初砌城墙时用了江米粥，我看砖上确实沾着些米粒，有的还刻了制砖人的名字。等到考上大学，课程繁重，城里各处去得少了，连家中柴米油盐之事都无暇留心。到医院和报社上班后，有几年自己买菜做饭，遂对日常生活了解较多。九十年代在公司打工，稍有空闲就待在家里写点东西；最近二十年搬到城外，每天多半都在书房，与城里未免有些隔膜。前年为看话剧进城去隆福寺街，没想到这个当年不知来过多少回的热闹地方，如今竟衰败如斯，整条街和附近几条胡同，两边墙都贴上了仿古面砖，令人哭笑不得。唯有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的红色拱形铁皮屋顶，仍是旧日的模样。

三十年前的北京，大致不出三环路的圈儿，我自己通常活动的范围还要小得多。我家先住西颐年胡同，后住红星胡同，都在东城。逛商场去东

四人民市场、百货大楼、东风市场，买菜去朝内、北新桥、东单菜市场，买书去王府井、东四新华书店，看电影去交道口、明星、长虹、红星、大华、儿童电影院和东城区工人俱乐部，看话剧去人艺、青艺剧场，看画展去美术馆，逛公园去北海、景山、中山公园，生点小病去北新桥医院，找张地图看看，不过北到北新桥，南至崇文门而已。大学后半段在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实习，宿舍分别在羊肉胡同、草厂胡同，上班先在积水潭医院，后在健康报社，均属西城，便在新街口、西四至西单和鼓楼一带转转。前门以南，只偶尔去一趟大栅栏、琉璃厂和花市。我不会骑自行车，出门不是走道儿，就是乘公交车，那时好像还很少有人叫出租车。彼此联系只能写信，打公用电话；若要打到外地，得大老远跑趟西长安街



大金川穿过狭窄的丹巴县城章谷，在镇子的东边，与从东北方向而来的小金川合流，汇合处即为大渡河的起点。车过大金川上的大桥，沿着小金川右岸上行，四公里后过中路桥，开始爬山。弯道呈现在导航地图上，如同窝作一团的蓝条带。仄仄的道路边就是悬崖，驾车其上，心里不免惴惴然。

从中路桥往上，又爬行了六公里，终于进了中路藏寨。车子停在了位于寨子南边基卡伊村的客栈。这里位于一号观景台下的高处，清风拂面，沿着河谷北望，顿生别有天地之感。盛夏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下，一个巨幅的画面展现在眼前：一幅幢白色的三层藏楼依山就势，分散在玉米地旁，绿树丛中。远远近近矗立着几座略带土黄色的碉楼，这些古代战争年代的建筑物像是在守望藏寨的和平与安宁。

丹巴美人谷属于网红景区，是川西的必游之地，而我们并没有寄予厚望，只是顺路打卡而已，所以只准备呆半天一宿。来美人谷，自然要看美人。丹巴的美人闻名已久。俗语云：到了丹巴，不想爹妈。然而，现在的年轻女子大都去外面的城市打工了，只有在春节或是风情节这样的场合，才会像候鸟一样回到家乡。有的游客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吐槽道：美人已到天涯去，此地空余美人谷。千里寻芳，却不见芳踪，没有机会与当地女人接触，也参加不了民俗活动，只能看到自然景观和建筑物，失望之情可以理解。丹巴最有名的两个藏寨分别是甲居和中路，前者最为著名，听说藏楼都刷成了红顶白墙。我们选择了中路，因为这里还大致保持着本色。一路过来，没有大门，也没有广告，连客栈和民宿的招牌也看不到。

中路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宁静。进寨子以后，我们只遇到过两辆汽车，行人稀少，更不用提传说中的美人了。入住的是成都人开的客栈，条件优良，但没有什么本地特色。我们想碰碰运气，看看能否走进两藏楼。在房间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前往寨子的中心。路上，见十几个中年妇女在树荫下聚集，穿着一色的黑裙，戴着头帕。我把车停在附近的一家院子门口，这时女人们散了，其中一个

北京故事

止庵

的长话大楼。城里成片都是老房子。前年陪《午夜北平》的作者保罗·法兰奇去看一九三七年被谋杀的英国女教师梅拉位于盔甲厂胡同一号的旧宅，他对那一带了指指点点，却不能确定原来的院门何在。实际上是个胡同，早已改作一家人的住房，破开院墙另开了大门，此乃房管局解决住房紧张的一项举措，我们长年住在胡同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老四合院也变成了两个大杂院，现在的门牌是一号和三号。胡同里的生活殊无写意之处。大小便要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最早叫“官茅房”，冬天的夜里，下雪下雨的时候，都相当不便。冬天屋里生炉子取暖，很脏，还可能中煤气，火灾了特别麻烦，临睡前封火须格外用心；夏天赶上大雨，连去院里自家搭的小厨房做饭都得打伞，更甭提屋顶没准还会漏水。气候也跟后来

不大一样，冬天很冷，手脚常生冻疮；春天风沙大，女人走在路上，都用纱巾裹着脑袋；夏天干热干热的，太阳特毒，谁家也没有空调，人手一把蒲扇，傍晚下场豪雨，夜里就凉快了，睡觉要盖毛巾被，桑拿天则到一九九〇年代后期才出现。没有个人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数码相机，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快递服务；电视只有几个频道；电影院放场新电影，或者哪里有什么演出、展览，都比现今更受关注。路上或公交车上，大家嘴边总挂着两个词儿，一是“劳驾”，一是“借光”，译成英文都是excuse me，这些年不大听见这种客气话了。前些年整理书柜找出一部卡尔维诺著《意大利童话》，内夹一张发票，写明一九八六年四月购于王府井书店。此书分平精装，前者二册，定价七元五角，后者一册，十元。买书都按原价，不打折。当时我月工资五十六元，加上洗理费、书报费、奖金等，一共不到七十元，但咬了咬牙，还是买了精装的。这真可谓豪举，只是想不起来那个月剩下的日子怎么过的了。拉拉杂杂讲了许多，无非是说尽管管去今不远，人们的生活环境、生存状态与现在几乎是两码事，就连想法与行事也有很大差别。谈起过去的事情，有记忆的说出来未必准确；若是不曾亲历，兴许连理解都不大容易。

那些年里我写过几篇小说，发表在报刊上，末了一篇写于一九八七年。前几年有出版社约我编成一个集子出版。为标注篇末写作日期翻检旧日记，看到那以后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提纲，人物小传，以及一些场景的片断，都有详细的记录。只是因为工作太忙未能动笔，结果一搁就是四分之一世纪。前些年时我写文章说，我迄今写了二十几本书，还编订了周氏兄弟和张爱玲的作品，算得上兢兢业业，做的似乎也够多了，非虚构写作不妨告一段落，一直未能忘怀，将它完成亦无可。所讲的正是这回事。花了将近三年重新酝酿，前年夏天起笔，我对彼时她还比较了解，容或写出一点特色。我早先的小说也都以北京为背景，但那会儿写的是当下，身边有些东西常被忽略；待到时过境迁，涉及人物时地、衣食住行，不免要多添些笔墨了。今之视昔，人固已非，物亦非是。但故事时间有上下

笔会

谜之三

(国画)

陈蕾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班莫的家

黄开发

走过来，打开大门。我走过去，说明来意。她热情地请我们进入她家开满鲜花的小院。到了楼门口，她叫来儿子接待我们。小伙子三十多岁，高大壮实，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像个东北大汉。他在湖北工作十几年来，还带了一个汉族媳妇回来。小伙子准备回个家家庭旅馆，正在家里搞装修。他带我们上到楼顶，边走边介绍。我问，你认为丹巴为什么盛产美女？他答道，有一种观点是，我们嘉绒藏族是唐朝时东女国女王的后裔，女王美艳绝伦。人们把墨尔多神山周围地区称为“嘉莫查瓦绒”，“嘉莫”是指女王，“查瓦绒”的意思是河谷，合起来就是“女王的河谷”。后人将“嘉莫查瓦绒”一词简化了，选取头尾两个字叫“嘉绒”。我笑问，女王的后裔这么多？他说，女王手下一律用女官，男人负责种地和打仗。我又献疑，那么，女官们都很漂亮喽？他解释道，女人嘛，都很爱美，女王可能更是这样，把美貌作为选择女官的重要标准。说完一笑。他又说，还有一种观点，我更信，嘉绒藏族是西夏王族的后裔。据专家考证，丹巴地区为西夏祖先党项拓跋氏的居地。蒙古灭西夏以后，西夏王族的一支带着嫡妃流落到嘉绒河谷一带，这里与世隔绝，山清水秀，于是就不走了。他们与当地藏族等民族通婚，将美丽的基因与高贵的气质传了下来。

临近傍晚时，我们往山上走，到位于嘎仁依村最高处的三号观景台看日落。离观景平台不足百米，见左手路边的树上挂了个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班莫的家”。一路上没有看到过招牌，愿意挂这样的牌子，大概是欢迎到访吧。这家楼前，西边的新楼与北边的

旧楼形成了一个直角。前面有水池，有花架，有小木桥——通往二楼相接处的入口。一个看样子三十多岁女子过来，她是重庆来的游客。她说这家主人特别好，他们几个朋友每年都会过来住一阵子。她要上楼去叫人，让我们稍等。她说，二楼客房的房间都开着，可以自己先过去参观。我推开了两个房间的门，门上刻着藏族吉祥八宝的图案，房间很大，床头靠窗的位置设有榻榻米式的茶室。墙上挂着一幅本地最豪华的四层楼房……泽芝家在新楼和旧楼衔接处的二楼顶层上建了阳光房，外边围着半人高的钢化玻璃，泽芝站在那里，她的右前方正是墨尔多神山，下方是大片藏楼环拱的萨拉科寺。我举起相机抓拍，但被泽芝发现了，她快速躲开。我赶紧解释说，你站在墨尔多神山和寨子的前面，画面很美，很想拍一张照片。她很快释然，走回原处，双手扶着玻璃的上沿，侧身对着我的相机，面带微笑。我很感动，快速地摁了两次快门。

男主人停下手中的活计，跟我们聊了起来。他介绍他的楼房，他的家庭。2004年，他家在老房子厨房的位置上建了这幢三层的新楼。装修得很慢，每年有一点钱，就装修一点，到2020年国庆节前就可以全面完工了。他说自己是人教的。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家的长男和长女是要在自己的家里结婚的。他的妻子班莫是独生女，而他是弟兄三个中的老小，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过继过来了。他的家庭旅馆以女主人的名字命名，他说，“班莫”是藏文经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吉祥的词。早就听说，丹巴美人谷的女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很高，看来此地依旧延续着东女国的遗风。

中间线上，每年都有一些摄影师和美术院的师生住在她家。星空房是为喜欢摄影的客人准备的，方便拍星空和星轨。泽芝家的位置确实绝佳，站在观景台上，右前方的天际线上，金字塔形的峰顶是著名的墨尔多神山；右下方高地上的一座建筑闪着金光，那是古老的萨拉科寺；正下方为寨子的中心，可以看到中路一处最古老的建筑：藏楼与碉楼合体，据说藏楼有三百多年，碉楼已有七百年了，旁边紧挨着一幢本地最豪华的四层楼房……泽芝家在新楼和旧楼衔接处的二楼顶层上建了阳光房，外边围着半人高的钢化玻璃，泽芝站在那里，她的右前方正是墨尔多神山，下方是大片藏楼环拱的萨拉科寺。我举起相机抓拍，但被泽芝发现了，她快速躲开。我赶紧解释说，你站在墨尔多神山和寨子的前面，画面很美，很想拍一张照片。她很释然，走回原处，双手扶着玻璃的上沿，侧身对着我的相机，面带微笑。我很感动，快速地摁了两次快门。

男主人停下手中的活计，跟我们聊了起来。他介绍他的楼房，他的家庭。2004年，他家在老房子厨房的位置上建了这幢三层的新楼。装修得很慢，每年有一点钱，就装修一点，到2020年国庆节前就可以全面完工了。他说自己是人教的。按照当地的习俗，一家的长男和长女是要在自己的家里结婚的。他的妻子班莫是独生女，而他是弟兄三个中的老小，所以就理所当然地过继过来了。他的家庭旅馆以女主人的名字命名，他说，“班莫”是藏文经书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吉祥的词。早就听说，丹巴美人谷的女人在家庭里的地位很高，看来此地依旧延续着东女国的遗风。

限，有些内容写不进去，譬如北京游乐园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八日开业，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停业，我也就无法安排男女主人公去坐摩天轮。总而言之，在不超出人物关系与情节的前提下，希望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亦将终老于斯的城市，为已经改变的往昔的生活，记录下一点什么。当然如果说结构与人物是骨，此等细枝末节只是肉，但我倒是一向喜欢那种骨架结实，肉体也丰满的小说。为此专门去图书馆逐日查阅了那几年的地方报纸，又找了些参考资料，如当年出的《北京街巷交通图》《北京城区街道图》、还有《北京市街巷名称录》《实用北京街巷指南》和《实用北京街巷地图集》。各区的地名志》分量更大，但刊行稍晚，我只能审慎利用。相关地点也都重新去看了看，多平面目全非，只是唤起我一些记忆而已。

我写的是不自传体小说，所有情节与我的经历无关，也没有一个人物是我的化身。说来说来在北京生活了这许多年，倒不是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但还没想好是否值得一写。举个例子，前人曾有文章题目曰“初恋”，其实我也写过一段类似经历。习惯用南小街的副食商店，我们习惯沿用早先的名字称为“大庆家”。卖肉柜台有个女售货员，顶多二十出头，皮肤白皙，面容娟秀，还很洋气，高个子，大概真的是长发，鼓鼓囊囊地塞在白帽子里。戴着蓝布套袖，围着蓝布围裙，上面都沾满了油污，脚蹬一双又大又笨的黑色雨靴。从后面架子的大铁钩子上摘下半扇猪肉，抱过来搁在案板上，看上去有点吃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修长的手指老是包着不止一块胶布，或许都是不小心割伤的。一向落落寡欢，甚至心不在焉，还有顾客嫌她服务态度欠佳，去找组长提过意见。我那时在上中学，放学就到这里买菜，然后回家。要是她在柜台后面，我就感觉很快活，甚至有些许激动，这在我当时黯淡乏味的人生中，可以形容为世外投来的一线亮光了。但自始至终对她说的只是“来一毛钱的”或“来两毛钱的”，从来没有别的话。她照例连眼睛都不抬，只是顺着案板上那块肉的一边切下窄窄一条，或薄或厚，往秤盘子里一扔，然后包上张纸递过来，就转而应付下一位了。我总希望在我前面排队的人多一些，这样可以远远地多看她几眼。如果赶上她没在，我就先回一趟家，推说肉不好，待会儿再去买。我上大学后有几年不去这铺子，从此再没有见过她。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得有这么个人，淡淡的像个影子，然而确实曾经存在。前人文中所谓“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的话，似乎可以照搬过来。只不过对方全不知晓；在我也是读书至此，偶然想到。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家有两个孩子，泽芝和她的双胞胎弟弟2020年都考上了大学，暑假过后，女孩就要去省城的民族学院读书了。

到楼下，见到了女主人班莫。她很爽朗，有说有笑地带我们参观了老楼中她自己家的生活区。还特地领我们去看看楼东头新建的一间房子，房子中间置一火塘。中路藏寨的锅庄很有名。现在的锅庄已经演化成广场舞，而早期的锅庄大约就是围着三块石头顶一口锅的火塘跳吧。许多年前的一个冬夜，我在梅里雪山深处的康巴藏家，男主人领头，弹着弦子，与五六个邻居和客人围着火塘跳锅庄。那一次，锅庄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太阳已落山，天光转暗，几家藏楼上升起了袅袅的蓝烟。告别时，我跟班莫说，很遗憾，这次没住上你们家的旅馆。班莫说，欢迎下次再来。我说，嗯，下次来，我会选择在春天或秋天。泽芝说，我们这里春天有梨花，秋天有红叶，可美了。说着，她给我看微信朋友圈里梨花照片。有两张是全景的：一片片雪白的梨花像是跌落的白云，新绿陪衬，桃红点缀，早春的季节河谷一派欣欣向荣。有几张是泽芝在梨花前拍的：她穿着绣花的黑裙，背着竹篓赏花，戴着头帕，粉红的头线与石榴红的衫子相呼应，帕子左前的边上，垂吊着粉白和嫩黄双色的彩线须束——这是少女的一个标志。

回到住地后，我在网上找到一份2019年5月嘉绒藏族风情节选美大赛的名单，意外地发现了泽芝拉姆的名字。我在微信语音通话中问泽芝，她说她参加了比赛，第一天得分很高，在百人中名列前十几名。第二天太紧张，在表演上出了错。我还得知，央视拍摄过她的成人礼。我找到了视频，那是央视“地理中国”栏目播放的一个短片。又在网上找到分别拍摄于2012、2016年的泽芝的照片。早在2012年，摄影师就注意到这个美丽的少女了，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刚刚11岁的小学生。之前所见的梨花照片是2016年留下的。从这些照片和视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川西藏族女孩的成长。

2020年11月29日